

伍光建
译

伍
光
建
译
作
选

伍光建

故译新编 许钧 谢天振 主编

商务印书馆

伍光建译作选

伍光建译
张旭编

商务印书馆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伍光建译作选 / 伍光建译; 张旭编.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9
(故译新编)
ISBN 978-7-100-17667-5

I . ①伍… II . ①伍… ②张… III . ①伍光建
(1867-1943) —译文—文集 IV . ① I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145914 号

权利保留, 侵权必究。

故译新编

伍光建译作选

伍光建 译

张旭 编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上海雅昌艺术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17667-5

2019 年 8 月第 1 版 开本 787 × 1092 1/32

201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张 11

定价: 56.00 元

主编的话

2019年，是五四运动一百周年。最近一段时间，我们一直在思考与翻译有关的一些问题：在五四运动前后，为什么翻译活动那么活跃？为什么那么多学者、文人重视翻译、从事翻译？为什么围绕翻译，有那么多的争论或者讨论？

五四运动涉及面广，与白话文运动、新文学运动乃至新文化运动之间有着深刻的互动性和内在一致性。考察翻译活动对于五四运动的直接与间接的影响，首先引起我们关注的，是一个“新”字。新文学运动与新文化运动自不必说，“新”是其追求与灵魂。而白话文运动，虽然没有一个明确的“新”字，但相对于文言文，白话文蕴涵的就是一种“新”的生命——语言与文字的崭新统一，为新文体、新表达、新思维的产生拓展了新的可能性。

“新”首先意味着与“旧”的决裂，在这个意义上，五四运动所孕育的启蒙与革命精神体现在语言、文学、文化等各个层面。追求新，有多重途径。推陈出新，是其一，著名的文艺复兴运动具有这样的特征，拿鲁迅的话说，“在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意义，是把古时好的东西复活，将现存坏的东西压倒”。但是，五四运动不能走这条路，鲁迅最反对的就是把旧时代的“孔子礼教”拉出来。此路不通，便只有开辟另一条道路，那就是在与孔孟之道决裂，与旧思想、旧道德

决裂的同时，向域外寻求新的东西，寻求新的思想、新的道德。这样一来，翻译便成了必经之路。

如果聚焦五四运动前后的翻译，我们可以发现以下事实：一是翻译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二是众多学者做起了翻译工作；三是刊物登载的很多是翻译作品；四是西方的各种重要思潮通过翻译涌入了中国。就文学而言，梁启超的“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之思想受到了普遍认同。而要“新”中国之小说，翻译则为先导，其影响深刻而广泛。首先，借助翻译之道，中国的文人与学者有了观念的革新；其次，在不同的文学体裁的内在结构与形式方面，翻译为投身新文学运动的作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新路径；最后，翻译在为新文学运动注入了具有差异性的外国文学因子的同时，也给新文学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开拓了进一步认识中国文学传统、反思自身，在借鉴与批判中确立自身的可能性。

一谈到五四运动前后的翻译，我们会想到梁启超、鲁迅、陈望道，还会想到戴望舒、徐志摩、郭沫若……这一个个名字，一想到他们，我们就会感觉到中外文学与文化交流史仿佛拥有了生命，是鲜活的，是涌动的。五四运动前后的这些翻译家就像是一个个重要的精神坐标，闪烁着启蒙之

光，引发我们对中华文明的发展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深层次的思考。

创立于维新变法之际的商务印书馆，素有翻译之传统，是译介域外新思潮、新观念、新思想的先行者，一直起着引领的作用。在纪念五四运动一百周年之际，商务印书馆决定有选择地推出五四运动前后翻译家独具个性的“故译”，在新的时期赋予其新的生命、新的价值，于是便有了这套“故译新编”。

“故译新编”，注重翻译的开放与创造精神，收录开风气之先、勇于创造的翻译家之作。

“故译新编”，注重翻译的个性与生命，收录对文学有着独特的理解与阐释、赋予原作以新生命的翻译家之作。

“故译新编”，注重翻译的思想性，收录“敞开自身”，开辟思想解放之路的翻译家之作。

阅读参与创造，翻译成就经典，我们热切地希望，通过读者朋友具有创造性的阅读，先辈翻译家的“故译”，能在新的时期拥有新的生命，绽放新的生命之花。

许 钧 谢天振

2019年3月18日

编辑说明

1. 本丛书所收篇目多为 20 世纪上半叶刊布，其语言习惯有较明显的时代印痕，且译者自有其文字风格，故不按现行用法、写法及表现手法改动原文。
2. 原书专名（人名、地名、术语等）及译名与今不统一者，亦不作改动；若同一专名在同书、同文内译法不一，则加以统一。如确系笔误、排印舛误、外文拼写错误等，则予径改。
3. 数字、标点符号的用法，在不损害原义的情况下，从现行规范校订。
4. 原书因年代久远而字迹模糊或缺者，据所缺字数以“□”表示。
5. 编校过程中对前人整理成果多有借鉴，谨表谢意。

目录

前言 / 001

英国

一个舍不得死的国王 [英] 玛丽·柯勒律治 / 010

同母异父兄弟 [英] 盖斯凯尔夫人 / 021

素第的新娘子 [英] 格伦维尔·默里 / 039

好贵的一吻 [英] 格伦维尔·默里 / 050

维提克尔归隐 [英] 威廉·黑尔·怀特 / 060

夺夫 [英] 托马斯·哈代 / 076

买旧书 [英] 乔治·吉辛 / 099

订婚 [英] 夏洛蒂·勃朗特 / 122

美国

- 蒙面牧师 [美] 纳撒尼尔·霍桑 / 138
- 新年旧年 [美] 纳撒尼尔·霍桑 / 157
- 梦外缘 [美] 纳撒尼尔·霍桑 / 167
- 会揭露秘密的心脏 [美] 爱伦·坡 / 176
- 深坑与钟摆 [美] 爱伦·坡 / 184
- 失窃的信 [美] 爱伦·坡 / 205

法国

隐士 [法] 莫泊桑 / 232

暴发户 [法] 莫泊桑 / 242

不祥的马夫 [法] 莫泊桑 / 248

丹麦、荷兰、俄罗斯

野天鹅 [丹麦] 安徒生 / 258

影子 [丹麦] 安徒生 / 279

点头 [荷兰] 玛尔登 / 297

拉柯尼柯杀人 [俄] 陀思妥耶夫斯基 / 320

前言

康有为曾言“译才并世数严林”，那严复和林纾之外，谁是近代中国第三伟大的翻译家呢？严复最得意的弟子伍光建（1867—1943）可当此美誉。¹伍光建是“一代宗师”“文坛巨子”，一生著译 130 多部作品，被誉为“翻译界之圣手”²，伍光建从事翻译 50 余年，“圣手”与“译手”的区别在于圣手用与凡人相似的生命容量为这个世界创造了奇迹³。毫无疑问，伍光建“实为中国翻译界之巨星，文化界之功臣”⁴。

伍光建生于 1867 年 2 月 4 日，广东新会麦园村（今江门市江海区东南村）人，原名光鉴，字昭宸，笔名君朔、于晋；因平生最爱石榴花，室名爱榴居。幼年就读于麦园村乡塾，成绩冠县郡。1881 年，入北洋水师学堂，被录为第一届驾驶科学员。1886 年毕业后，以清政府第三届派遣出洋学生身份赴英国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深造。1887 年，因近视，转入伦敦大学研究院研习物理和数学。1892 年，学成回国，在北洋水师学堂任教习。1895 年甲午战争后，随驻日使馆参赞吕增祥襄理洋务，获吕赏识，后娶吕长女吕韞玉（字慎宜）为妻。1899 年 4 月至 1902 年 11 月，入南洋公学任教并参与教材编写和翻译工作。1905 年，随载泽等五大臣赴欧美考察宪政，任一等参赞，兼事口、笔译。归国后入学

部，并与老师严复同榜获赐文科进士出身，一时传为佳话。1909年，参与严复主持的“编订名词馆”计划。1911年，与张元济、张謇发起“中国教育会”，任副会长，受张元济之托编写理科和英语教材。民国成立后，任职财政部盐务署。1928年，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顾问等职，并迁居上海。1929年，任驻美公使伍朝枢秘书。1931年，退休，专事翻译。1943年6月12日，在上海杜美路杜美新村十一号寓所因心脏病突发去世，享寿77岁。亲友挽曰：“学术贯中西，健笔凌云称大老；沅思满江国，芳声济美有传贤。”商务印书馆董事长张元济挽曰：“天既生才胡不用；士唯有品迥能贫。”

伍光建与严复有戚谊。⁵就人生历程而言，伍光建和严复有很多相似之处，师徒二人都曾先后留学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均是学非所用，用非所学。他们两人的人生轨迹多有交叉，都以翻译名世，都献身于教育启蒙和文化传播事业。严复的翻译实践具有开创性，他提出的译事三难“信、达、雅”成了评价翻译的标准。伍光建则在翻译数量和持续时间上远远超过了严复。1937年，上海沦陷，商务印书馆内迁，伍光建坚持不在沦陷区出版译作，因此，他后期的译作大多并未出版。

伍光建的译笔素以谨慎细腻、流利酣畅闻名。他用一种朴素风趣、简洁明快、让人着迷的书面白话进行翻译。⁶ 他的另一特色是开创了独特的删节法。正因如此，伍光建才得以在两年之内译出 41 种英汉对照的名家小说。伍光建翻译外国文学作品，最鲜明的特点就是节译和转译，这与当时的时代风潮有关，属于普遍现象。伍光建的译文当然也有被人诟病的地方，如他删节原文时，常把难点或精彩部分给删了，“不免潦草塞责”⁷。也有人批评他译得太快，删得太多，他只是在“嚼渣与人”，“焚琴煮鹤”。⁸ 如原本本不流利，译文反而变得流利就失了原样。⁹

伍光建的译著中影响最大、流传最广的当属法国大仲马的《侠隐记》（今译《三个火枪手》）、《续侠隐记》（今译《二十年后》）与《法官秘史》。陈寒光认为伍光建的《侠隐记》和《法官秘史》，“都是百炼的精钢，胜过林译千万倍！”¹⁰ 伍光建实为白话翻译小说的拓荒者之一，他用略带文言腔的白话翻译小说，与林纾的文言译本完全不同，令读者耳目一新，在当时产生过很大的影响。至五四白话文运动时期，伍光建的译本更是销路大涨，被誉为“语体新范”，这与新文化运动主将胡适的推荐密不可分。胡适曾在北京大学的演讲中公开称许，“我以为近年译西洋小说当以君朔所译